

名家随笔

长宁竹海

乔忠延



落下去,就碎成了万千珠玑,就响成了漫山歌吟。无疑,那珠玑中便含了无数竹姿,那歌吟中便含了无数竹曲。这样的瀑布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,世所罕见。

在竹海畅游,未免有些淡淡的遗憾,潜步移行,总有些只见星星、不见长天的感觉。正这么想着,有了缆车。坐入其间,方知道异地这代步攀援的工具,在竹海却是凌空观览的绝妙游艇。一般游艇是浮在水面的,而这游艇一样的缆车却是悬在高空的。缆车一出站,人便与白云比肩了,竹谷、竹丘、竹岭都到了身下,这时候才能感受到竹海这个词用得真是精到,随即“壮阔”“浩瀚”等词汇纷纷涌来。我拨开纷沓而至的词语,想寻一点诗意,不觉然苏东坡的大作竟被我搞笑成了打油句:“横看成波侧成涌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要识竹海真面目,尚需身在白云中。”我明白这样凑句,既没了老苏的诗意,也没了人家的哲思,可是,舍此又无法活画身下的风景,只好这么篡改窃用了。

仔细观赏,长宁竹海竹子虽多,却丝毫不见挤挤攘攘的现象。漫山遍野的竹子,各占一点空间,直插高空云端,绝没有一株横向伸展,欺凌同伴。竹子绝不与同类争夺身旁的空间,出土时多粗,终老时依旧。它们争夺的是尖端的阳光,要在破土后的40天中直抵苍穹,去领略高空的境界。这便有了齐刷刷的挺直、高朗朗的昂扬。置身其间,恰如君子成群,仁者云集,倘若这竹子全是世人,这世间全是竹子一般的仁人,岂不早就千里共婵娟了吗?我忽然领悟,长宁之所以成为竹海,不仅在于每一株竹子的自珍自重,而且在于竹子的群体品格,互不牵绊,共耸云端。当然,竹子还能和山、和石、和湖、和瀑,融洽相处,才使这里千姿百态,风情万种。原来竹海就是一个共生共荣、互敬互让的和谐家园。

和谐家园,长宁竹海。

前些时,去了个悦目赏心的好地方。那地方在中国旅游四十佳的排行榜上,可以和九寨沟齐名,可以和壶口瀑布媲美,人称蜀南竹海。蜀南竹海在四川省长宁县。其实,叫长宁竹海更直截了当。

长宁竹海面积有120平方公里,仅中心区就有44平方公里。我立即就想到一个词:广袤。我知道这个词不一定适合竹海,但我还是以其提供的想象空间憧憬那一片风光。于是乎,北方那一望无垠的青纱帐放大了,大得我以为那就是竹海。既是海就免不了有波浪,因而,那秋风响过枝动叶摇的景象就幻化成了竹林海涛。我还自以为是,要去南国饱览这样的浩瀚。

从黄土高原到了长宁,到了竹海,我才知道自己的轻浅。这么说吧,我不是浮在水面进入竹海的,而是潜在水底漫游进去。坐车也罢,举步也罢,满目皆竹。头上是竹叶,足下是竹径,左边是竹丛,右边是竹林,前边是一条弯来扭去的竹溪,一甩头,一摇尾,留下一路欢歌,蹦跳着跑到身后去了。况且,这竹林、竹丛,又不全生长在统一的地平面上,而是在丘上,在岭上,在峰上;在坡里,在沟里,在谷里。车行其间,峰回路转,漫山遍野的竹子便起伏跌宕,生动出一个绝美的神话世界。

这是一个用竹子建构的神话世界,竹丛、竹林、竹径别说了,竹丘、竹岭、竹谷也别说了,还有竹洞、竹湖、竹瀑呢!先说竹洞吧!竹丛林立,竹叶招展,忽然透出一个幽静的空间,探头一看,阳光已将竹枝活画在洞底、洞壁上,而且这画不是纸上那竹,纸上的竹是呆站着的,洞中的竹却活泛着呢,随光移动,随风飘动!再说竹湖,一汪碧水被竹林亲昵在怀中亲不够,还把自己的影像神魂全交给了那琼浆。于是,粼粼的波光中除了游翔的云絮,就是那荡漾的绿竹。湖不少见,这般迷人的竹湖则叹为观止了。更令人称奇的则是竹瀑。竹瀑,也就是瀑布。瀑布不过是悬崖上落下去的水流,这竹海中的瀑布却绝然不同了,瀑布是从竹林中穿过的,清清的绿水中沉醉着专意洗浴的竹枝、竹叶,滑步一行就溜到崖畔,就跌

活出个真实的你

武凌霄

舒,与万物对话。而今居住闹市,楼下人来车往川流不息,不绝于耳的叫卖声直到午夜,我却无一点不适。

也常自问——我真的安心退休回家做一个居家女人吗?

依我的个性,回答是确定的——不能!

多少年来,作品在报纸杂志刊出,名字被读者记住;剧本在舞台二度呈现,演员说唱皆是你码字编撰,观众为看你写的戏而走进剧场,掌声响起,那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。还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一刻的幸福呢?教导我几十年的老师说:相比写戏,你更擅长散文随笔,你应该尝试写小说。

六十年,一甲子。经历不多但感悟不少。这时的我,是否可以将世情百态、人文故事、自然美景……用我还不老的笔触平和叙述、娓娓道来吧?

那么眼下应该就是下一步人生的一段平稳过渡吧。想好了几个月后,从单位转战图书馆,在这方静修所里继续最爱的写作,因为“你”最懂“你”,“你”不是一个可以躺平的人!

人人都说“活自己”,我以为所谓的“活自己”——是要活出那个最真实的“你”!

转眼,我就是60岁的人啦。

这些年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不愿再重复永不停歇创作的紧张状态,也不愿苦思冥想地构思人物事件、包袱,字斟句酌地推敲韵脚唱词。虽然我不再是往日老师心中口中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的我,但帮单位年轻同事的剧本提些建议、做点适当修改等工作还是必做的,只是,我把业余时间更多地放在休闲与提升上。

首先开启书法练习,同时延续学习心爱的古琴,渐进式恢复幼时的二胡基础。更别说不断地重读那些爱不释手的经典书籍,与作者和书中人物超时空对话,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……

多年来,由于创作工作的特殊之处,我适应了弹性工作的节奏。而今的我,想着距退休也就几个月时间,要努力改变固有的作息。说来还真不是难事,可以说很适应时下的工作状态。

此一时彼一时,是面对现实而非妥协退让,也可以理解为老去的从容和阅历增加后的淡定。记得那时下乡采风,我最爱山中静谧。想象着若居住此间,可以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,赏日出日落,看云卷云

重走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(七)

红星杨下王家峪

李国清

七月,骄阳似火。走进武乡,走进王家峪,踏上这片写满光辉与荣耀的土地,是为了探寻80多年前一段激情澎湃的曾经与过往。

1937年,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击日寇,从此总部机关辗转战斗在三晋大地上,直至抗日战争胜利。八路军总部5次进驻武乡,在武乡战斗生活536天,其中在王家峪驻扎时间就达260余天。

1939年10月11日,出于战略谋划的需要,八路军总部从砖壁村移驻西南十几里外的王家峪。

在王家峪生活战斗的日子里,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、左权副参谋长等首长们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,领导八路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,其中在晋察冀军区发起的黄土岭战斗中,不仅消灭了日军精锐第二混成旅团900多人,还击毙了号称“名将之花”的阿部规秀,给予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。

战斗之余,指战员们深入田间地头,帮助村民开荒种田,进到院落上到炕头,与老百姓促膝而谈,军民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。

魏菊仙大姐是土生土长的王家峪人,曾是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管理人员。她给我们讲述了总部首长与村民间发生的感人故事。

村民朱丙戌家就在总部大院的后面,仅隔一堵墙。朱丙戌喜欢下棋,当年朱德总司令闲暇之余总爱找他下棋。朱总司令棋艺相当高超,二人一局排开,真是个“棋逢对手,将遇良才”,总能杀个人仰马翻。有时正值酣处突然有军情需要处理,朱总司令便舍下棋局转身回到总部作战室,朱丙戌往往将二人未下完的残局搁置下,待朱总司令下回来时再接着厮杀,有时一局棋拖个三五天也是有的。

魏菊仙说到一张米票的故事时,神情颇为动容:“有一天民兵队长朱银江正在家吃饭,这时打外边进来一名八路军干部,正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。邓政委是来找朱银江商量为部队筹粮的事。得知邓政委还未吃饭,朱银江便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。再三推辞不下,邓小平政委便吃了朱银江家一碗南瓜豆角饭,临走时,硬将一张米票留下,朱银江再三推辞,邓政委笑着说你若不收下,就是让我违反八路军纪律了。拗不过邓政委,朱银江只好暂时收下,等过几天他去总部找邓政委送还米票时,邓政委早已上前线指挥战斗去了。”

“太行山的冬天很冷,”魏菊仙沉浸在了自己讲述的故事中,“在那个吃穿都异常困难的年代,穷人家的孩子冬天里也常常衣不蔽体。村里有一个叫郝生尧的放羊娃,他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放羊时正好被朱总司令遇见,总司令万分心疼地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在了这个放羊娃的身上。这件大衣后来被郝生尧的母亲拆开掏出棉絮做成了被子,一件大衣暖了一家人。”

这件大衣又岂止是暖了一家人,它的故事温暖了所有根据地老百姓的心啊!

夕阳西下,整个王家峪被余晖映照得像涂上了一层金色。整齐的房屋,宽阔的街道,如今的王家峪人生活在平安幸福的岁月中。晚风中,朱总司令当年亲手植下的红星杨,正一遍遍对后人讲述着那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
李晓斌 摄